梅花草堂集

梅花草堂集卷之六

吴郡 張大復 著　後學 顧錫疇 較

傳

丹徒劉氏世傳

萬曆丁巳予客潤州得讀劉中翰所爲譜族之書大都原本始祖而闕其不可知者各自爲宗稱劉氏實錄云是歳之秋中翰呼予登三山望開沙泫然流涕曰我高王祖梅溪翁承先業起家于此王祖性醇謹力耕畏法見青衣人輒避匿沙上人妥之歳時薦社

不得梅溪翁弗歡而梅溪翁又雅自信卽溪俗慓悍無能攖其慮者梅溪翁且死誡其諸子三事曰君寔生我而忍逋其賦祖產寔活我而忍割于貧吾身寔可愛而忍罵于訟若者不可以為子諸子奉其言至今而長子賔竹翁予曾王父也自開沙徙居府灣初試爲郡功曹又試爲巴陵典史典史職捕盜而翁僨湖湘之盜多窟穴洞庭彭蠡間爲罷漁人之稅使自爲漁而因勢擒之湖湘盜平凜凜稱能吏矣其治平江著姓之訟則純務德化不事敲朴盖其天性固有

然耳賓竹子對山以春秋游太學喜觴咏宏積淵度
謂可俯拾一第而弗售則小試爲萬年丞已又謝去
其丞而日從諸名家酬歌招隱金焦北固之間覺香
山洛社去人不遠亦時料理攝萬年事所爲採木汀
歙治堞饒州戢亂擒猾多可述于世云對山翁其自
足也曰勉爲善無負梅溪翁言戒以俟我後之人而
是時叅政明吾公英英露頭角矣對山翁使其健奴
小具什一列肆闤闠中闤闠人易劉氏之自開沙来
從也謀中其列肆者人勸翁稍避匿無爲蝨首翁曰

吾公奮然曰匪强曠自衒夫將取贏于市而畏人走
哉盡天下皆闒闒也則挺挺事縣官將露其辯識慴
諸闒闒人莫敢吐氣公即頡頏闒闒乎而所奏執已
走四方登丁丑進士第選地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
叅政東兗公之爲地部也務綜實爲大司農王遴所
器重料芋通州兑漕楚右督餉薊鎮撫非寔者居亥
二年上下凛凛嚴憚叅政亡何病死寧陽官舍召其
子汝弼訣吾自可不負朝廷所究論鄉黨利病風俗
無及矣小子識之汝弼泣受命張子曰予聞中翰說

如此當是時心許中翰將彙之以傳于世會料理吾鄉人物未暇也泰昌元年中翰以所補志傳來參伍考訂無溢者爲述中翰前語作劉氏世傳中翰綜覈似叅政醇謹似梅溪翁莫他奇行疏節皆以仁心爲質而決斷行之常設方畧拯溺江上又行營高敞地以便掩瘞與人約曰凡拯一人活者授若干緡拯既死即瘞之者緡若干而濵江之少年故爲溺以祈緡中翰誡家人必與之無令拯者懈也每秋濤暴漲風雨如晦蓬頭突鬢裸跣蹈其處則中翰之神愈王云以

匱告㦃然不樂曰此事終不可罷雖稱貸益之也恐也居恒勉飭子弟以孝弟忠信其蘇必軌于時王之制千里之外時勤幣請曰所恃繩先德必有立于世惟此其他無弗可從吾儉者然其爲德於鄉厚施于族倒廩與之者數矣張子曰丁巳春中翰滙族人上江南墓宗老歎頌其惟孝政之德其家子弟莫踰也宗老曰我閉沙人沙崩㨶冢無從墓者昔昔之歲沙上纍纍纍愛濰争拔棲置阜沙少幸旦夕系政亦拔宗人諸棲擊礫火之曰某公某妣之柩其後阜沙再崩

棼不可辨而劉氏昭穆如故盡徙江南開沙人故有
生不識先人墓者今又藉中翰之義聚族于此豈易
也哉中翰低頭傷感已知其不可盡攷譜族之作所
由來也語曰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中翰之拯溺
江上斯何心術哉吾鄉李中丞聞之謂其曰吾弃風
雨之夕輒思江上翁作如許吉祥事中翰聞而又瞿
然自語其爲世所跡也中翰真長者才可濟世不試
于時其于叅政究論鄉黨風俗利病無不見諸行事
矣劉氏自開沙徙府灣公居駝峰江自蜀抵潯溢

若馳中翰之居加隆焉圯志䨤城馳峰是也或曰豈
天授之云

晉子充先生傳

先生姓晉氏字子充崑山人初為嘉定學弟子改郡
學名日亨行年六十則又更名知年云性倜儻通曉
當世得失之務而燭照其所將然湊會卒發無弗立
解父其婿安溪楊氏生先生安溪俗好恔慎匿其情
以使物而先生敬磊落即弗與安溪子弟群獨從歸
太僕學古今二業讀班馬荀揚諸書説劍擊毬闘雞

走狗爲游藝之適溪上子弟心忮之稍稍搆難先生
謹身坦處萬端莫能相中嘗匹馬渡安溪草茂茂傴
谿渾無梁先生曰嘻豈其伏耶疾馳馬跨澗甫渡而
馬敗追者至無如何矣溪上子弟驚相告以爲神會
甲寅寇至先生挺所善梨花鎗赴之斬陣陷堅時時
上功幕府謂可得一當遂爲天子紓南顧之憂亦時
有物敗之而先生喟然曰騃孺子何足與圖乃杜門
故里益繕公車之冊而顧視階除間亭亭玉樹干霄
直上先生曰我故不欲以三寸管句臙封侯事而造

物者付我此兒終須由文學進身繩武向湜于是日益課其子嘉猷爲經生而猷之治經生家言驚其令眉陰又驚都御史孫光祜使其子北面稱弟子都御史因是知先生請與相見定兄弟交當是時諸長吏爭頓納交先生先生謝勿往曰御史以氣類之故偶通姓名而諸長吏又以御史故重予予滋愳矣乃葺舊廬楊巷村發岐黄書讀之剖血脈洞五臟求診者盈其庭無形應手而活先生故不以岐黄家自雄也毎遇廟堂宵旰及人間一切不平事輒以數語剖之

事後當成敗如列眉日卒遇非常了不驚念得歲八
十有一或曰先生然諾似季布排難似魯仲連風流
跌宕似張緒道廣似陳太丘而識力過之云論曰晉
先生貌莊而語徐雖甚遽無矜憤之色臨池觴咏流
連婦人各極一時之致或爲是非利害所感發目中
曾無百萬貔虎氣養由繳矢而猷號豈虛語哉予父
兮先生爲冢宰之相視莫逆故予知之特詳夫先生
所謂布衣之俠能令御史大夫交歡兄弟既老翛然
幾無負郭可以自給何獨英雄不討子孫哉夫其有

以試之㬎亟不須吾而卒也夫

譚公亮傳

海虞譚應明字公亮其先以貲特聞鄉里而公亮又早孤貲入太學心甚惡之於是折節讀書通賓客嘗慕朱家郭解之爲人身行其事何不至焉然自奉寒素不肯與諸貴游等諸貴游聞知深相結納詭秘相矜險語弄翰相屬形匠測逐收捕都御史獄毋紛緑紵衣與訣揚揚就檻去縣官率邏卒数百人就其家取所與往來䖏將籍之毋閙勒家衆肅翼左右如城

守虛甬道令縣官入而毋率其婦陸伏訖寢門內訴曰痴兒不解事取詿誤故當其必不然老婦知之明府此行脫可跡跡之何論籍吾家必無所得諸纍纍者故譚譚流血刻骨之遺也辛戒邏者不得馳生他竇馬縣官色恐乃肅隊而入則已盡露寶珠翡翠黃白羅綺珍玩于庭中盡一室反覆之無驗巳歷數十室如初已入曲房涉永巷如初皆有奴人左右亦如城守縣官嘆非常毋云而諸邏者無所得志亂取漁具汩泥截流網魚食之犬魚如舡鼓鬣揚鬐偃泥泥

沙間人立黿不可舉大矢散去公亮聞之曰故知老毋不驚豈池魚殃亦不及耶縣官白御史取狀無驗而御史亦購得公亮與人書有彼中諸葛字笑曰彼哉彼哉是騃不反足白之矣于是公亮衣紵衣見毋毋顧見衣督中蟲蠕蠕飛動乃着于盤飧蠶不可刷公亮曰兒固不覺其多若是其友聞之曰屐齒折矣公亮大笑御史既白案顧出公亮乃杜門却掃收召竟魄綴故所藏奇書手朱黃從横讀之累萬軸皆有注記性好夜坐無祁寒暑雨必潔几燃燭戒左右不

得近更卧起偵之一燈熒然萬籟俱寂其僕相與語
郎非五濁世人公亮聞知更自得也既復數年賓客
益進海內肝膽之交多勸公亮稍出自白其志乃治
千金裝涉淮泝河將抵長安會妖書事起有仇家訐
言公亮實慫慂之遂悵然望廬而返曰何物礫奴不
憶吾濫徼時夜半倉皇離老母身如孤豚未嘗心動
乃爲浮語懾耶疾馳歸盡螯殺其詐若四十人公亮
曰吾自計故無悔於心歲戊申吳中大水池魚騰霧
躍去公亮曰日者言吾衍在卯此其徵矣乃購八文

感歌舞置酒張樂日夜酣激以爲常而亦時時捉筆伊吾戲演諸義語人曰曩者御史謂吾四目兩口幾復非人乃不知素志如此耳已又盡櫝其稿瘞之題曰說夢云亾何竟猝死友人張大復哭之曰嗟乎世不復有斯人矣語去游戲汙濁之中夫夫則然其讀書見大意天性也當被繫時有諜者告言太守使劊子羅櫝將加害衆口呶呶不如自斃公亮慨然曰簡裏猶不惟延命耶箕踞而卧當是時伯圭跨馬畫圖土南北意氣稍得椎房中呼陸酒民掣韻撚鬚浮白

自快獨公亮酣睡息如雷質明論寢公亮曰吾始知讀書便佳妖書之詐不恖不憂則吾處之素矣公亮既死其妻命子仕登縱婦女放還童僕守几筵持梵不徹。

光祿陳公傳

光祿公諱拱明姓陳氏別號鳳宇嘗入貲爲鴻臚序班轉光祿丞倜儻多奇節世稱陳光祿云光祿少讀書十九試童子科不售喟然嘆曰丈夫得時則駕焉能持毛錐向人乃償貲涯淮揚因走荆襄間至荆愛

其土風醇茂有家焉之蔚巳又北走鄖南走越西入
巴庸夔道十年卜居荆之沙市結納豪傑謀通萬貨
會朝廷詔起三殿購木荆楚川貴閩富民怖匿公獨
挺身荆守賫二百金發彭水抵清江買山砍之得數
十巨木以歸守屈指往反不半歲喜曰公真奇人也
於是發庫金二萬令公獨肩其任而公提二萬金逕
洞庭至辰沅界招集流亡數千人積穀萬石直趨清
江又泝江而上往巴州萬縣西達黔中連亘三鎮而
荆岳辰常叙馬重夔思石鎮黎永寧赤水之木簰筏

相接以萬萬計公曰噫爲者常成行者常至此不由人事哉亾何省司徵木于楚公亟馳歸會峽水陡漲萬山之木順流東注觸崖閘石星離瓦解公聞嘔血數升倉皇西走收拾餘籽僅償庫給公曰嗟乎不負官緡猶未辱命謂須攙土重來肯令天道長爲政耶亟馳東下養痾三年仍復之楚僂流楊某若公故人也時秉木政公就楊諮所便楊盡取藏金與公令入萬山中相視公又提金走萬山中轉荊岳至東南川西達岷峨祗永順卯峒桵桉江北析儒溪黎州天全

建昌各爲圖記其載番山刋木之宜與一時順流倒瀉之勢不遺餘力既數年木蔽江下貲數萬公曰吾故吳人納雙屨至止荊楚閱旋却旋進幸有餘緡而我每見荊人渡者江以內肩摩指掬多沉舟之患外江廣內江十倍舟小水洶湧渡而覆者十三四矣乃造巨艦六備外渡而甃石駕梁于江之內以便往來荊人德之稱陳公渡云初公之自蜀歸吳也病甚求醫得盛君後和盛曰公病内生息其内瘥耳非草木所能及公撫髀曰此中如轉轂如懸旌必如君言

弗活矣感請寄之因具言栞奕花竹魚鳥乃至名山勝水皆不得一當感頓足良久曰然則玄功乎公謫曰豈塞兌閟靈根耶感曰殆非然焉訣有之鍊精歸氣鍊氣歸神鍊神合虛此者可以長年可以廣嗣而公方轉轂懸旌其心料非所便公笑曰此可任也乃遺棄萬事疊跡山中三年病良已既之楚嘗與段岐陽李崑田徐曙菴衣九澤談說其事遂精求性命之學後入貲爲郎落落風塵間要非其好說者謂有鄭莊孔北海之風焉公以布衣從橫楚岷間富甲江左

走貴勢如鶩千里慕義轉相稱貸不必其償人或訶之公笑曰凡我所爲力于人而佯于天公無子多娶婦女自隨綺縞粉墨列屋閑居春秋旣六十聞介弟子文炳且長意有攸屬一夕裝遣諸婦女殆盡諸婦女泣不肯行公淒然曰茫茫宇宙上壽幾人生泣別孰與死泣別耶若曹皆疋生子宜室家行矣于是内庭閒寂公意亦翛然無閨闥想而内院馬姬湘蘭者久露名下公知之馬亦知公湖海豪相慕尚遲公吳閶介王穉登出所妮侍者媚公公弗與通散其裝數

百金而去語人曰故憐媼才何有暮年西子猶復情癡我耶未幾卒公買金不貲所畜荆楚巨才或在巴蜀閒者散不可集即文炳詣官訟理爲所匿予不識光祿蓋閭之夏生云夏生又曰光祿材貌不逾中人膽氣豪宕足令千人自廢也平居聞子弟談藝雖甚怒叱咤如風雨必傾耳聽之勿厭生不得侍父東溪翁念至輒絶父死將求善地葬之乃盡構青烏家書日夜讀之如諸生而又妙選專門康琴江樵若水者與偕逆流泝夷陵過瞿塘覽漢中之勝右折入于播時

播功甫成置遵義郡沃野千里人物朴茂公曰本求吉壤妥二人乃得淳里可居也爲買田數十頃牛千頭築室而老焉念道遠便欲付播人絜柱不果付輙棄之已又得隧地于沔又念道遠又棄之君子曰光祿之懷東溪翁不忘故鄉如此光祿年十二時爲島夷所掠將殺之光祿睨其刀曰我不怖死而愛若刀請以相贈君子曰吾以卜其終矣

薛君淑傳

薛氏其先居太倉之東鄉鎮鎮有四姓薛處一焉後

徙崑山父小隱翁位生君淑奇之名學問讀書爲文章即埒錢王諸大家好事者竄其文入諸大家集中至今無能辯者小隱翁喜爲關華屋羅圖書盛賓客一時名下士如徐壽昌俞允文歸有極梁辰魚之徒時集其家而海虞朱應鸞魏嘉謀同邑周詩夏禹錫顧懋宏張文柱夏曄遞相切劘爲詩友交座上嘗滿樽匜雲瀉歌舞襍遝遞代不休王京兆亟稱慕之請與其郎同游處甚久禮敬彌嘉君淑又開別墅舍同舍生來學者若干人伊吾相聞燈火相屬聲名文物相

煥發意思欣然祗頭欒坐讀漆園吏司馬子長班孟堅書制舉之外發爲詩歌圓潔簡鍊飛走四方好事者又竊竊藏之以去王伯稠嘗語人讀君淑詩如遊輞川青月映郭潾漣下上君淑聞知囅然自得也君淑于圖集交友歡娛無所不勝獨遇佳山水若無勝具故嘗築岑樓居之題曰夢游散髮舒嘯欲令四山俱響當是時家僮指千使廩百蒼從戚友嘗數十人君淑脩然不與處子窺其戶閴若無人旣更死喪婚娶憂患子姓穰穰君淑靜處一室亦如曩時君子曰

君淑讀書不爲今人意思寔勝古人晚歲觸事惆悵怱怱自語恨不從阿父言當五十便謝去其諸生游五嶽猶可以得志其友張大復聞之曰君無詐人不憶曩者築岑楼時名卧游耶君淑大笑徐曰便可着屐曾得似向子平畢婚娶乎其友亦大笑君淑孝事小隱翁更爲命翁年八十猶挽强可百石君淑甫稀齡蹣跚咫尺説者謂其父子之禀受蓋有乘除焉夏暐曰亦焉知挽强者八十而蹣跚不百歲耶此亦有乘除其間矣君淑所著書甚多輒爲人取去詩集數

卷猶藏於家

龔登仕傳

龔登仕者故方伯清惠公五世孫初名時榮字華叔十二失怙依母兄居挺勁有力操紙筆立爲文章十年不得志乃冒外姓朱氏易名世恩選爲關掾吏諸關吏徒鼠竊蠅舐攫攘其間而公恂恂如諸生無吏議關使者過其署稱爲鷄群野鶴既滿考誦學掾時監司議常平法將移富户之役責成掾吏得公典永豐倉永豐粟陳陳相因觸手則化爲灰燼颺去御史疑

爲耗也坐公積侵至六百有奇公挺挺白御史遮延三年吏無害于是獨身走長安授書張宮諭家宮諭亦爲公稍稍延譽儒生而吏聲聞長安公又以間讀成旦書精其説選典史邢臺公嘗語人非吾故人張季修座遇宮諭幾無所資讀律例矣乃之邢而邢苦白晝盜從横於路殺人如麻故典史萬端諭之不能格公爲多樹白楊深溝塹廣設方略擒獲無算盜亦稍平邢故列屋爲窑而黠者多蔽借以苦其貧無倚者貧無倚者役采得休公用優免例清之恕其豪長

卒直公而析豪首僕十徭爲均公退自喜即小就而不鑿我性故有所用之也遷貴州定番州吏目定番在黔南萬里外土流襍處苗民惟土司約束流官無所事事而是時仲苗之桀黠者出沒爲盜勢洶洶民多思故鄉遁去公與約曰若曹即五方之民浮寄於是然而長子孫連姻戚其中者數世矣一旦轉徙如墳墓子孫何且不虞道長亡耶若爲我力吾能擒其巨魁救此一方民民爭感奮於是修城垣治戰具亦時躍馬與之多斬獲期明年正月大舉兵搗其巢擒

酋長老容典等数十人上首功幕府可四百餘會監
司檄往金石沓搜賊耩抵卧龍坡暴卒初公之任定
沓也親故爲公難之公奮曰鬼方不與地哉既至乃
在崇岡深箐中魑魅逢迎意不無少快搜耩之役又
當斬獲未定時心懸兩地病自内生識者哀其志不
竟焉得歳六十有二論曰龔氏故名族饒人物至登
仕貽損矣終能自行其志不負一官此與其家竹庄
先生何擇焉或言登仕臨地時毋夢緑衣郎者尺有
咫從雲端墜于懐此其徵夫登仕少依兄煥有成立

既壯與兄子挺游如兄弟卧龍之役挺實持其喪下七盤嶺出五溪浮洞庭泝長江乃達于鄉挺語人吾爾時嘗自分不呼吸矣子曾晤登仕周茂仍座見婦女恨然有聲意異人之性足以有爲非學問所及豈謬哉登仕官吏目法階登仕郎作龔登仕傳

朱式之傳

公諱士明姓朱氏字式之其先華亭人徙崑山與於文學有挺南茂南者時名大噪故公嘗自號見南也父應龍娶於張姣廉訪翁憲臣女生公白皙秀眼膚

幹魁碩廉訪翁奇之令與今封比部學有文章而晏
時選法苛切不得志退隱于酒遂狎其野而安之嘗
語人自王無功落籍來收此鄉幸封拜而吾所得秫
足了麴蘗事請終身勿徙豈暇子孫謀哉每赴折柬
召必攝衣冠候伺毋側毋命之出欣然便往往必沉
醉嘗與同人酒飲晝夜彌連子漢徵以身諫不肯設
匜公顧笑曰醉鄉業衰矣自是減飲什之二間一飲
必大醉亡何惝怳不樂顧漢徵取曆曰將有適隱几
而逝公性長者喜著書多不肯示人既歿集其藏可

五百餘紙纚纚皆格言也故有田三頃濵江而腴債家子頗覬之使人以酒誘公故倍其酤新券公析券與之乃不知其田與江通猶石田也三年困賦償所居舍猶不足僅手數緡將僦屋居之望門輒請周某者縣吏也負官租不能償偵得之詐以旁舍居間券公竟適去公執券詣舍主人主人謝無之公笑曰狡一至是耶終默不泄既數年遇之于道其人面公倉皇走公呼曰別久甚相念欵曲久之而退故奴某某嘗鼠雀公既能颺去一奴衣鮮衣揚揚而至公黎見

甚喜謂曰若無恙乎子長已勝農事耶張子曰凡世人之負朱式之皆其奴與隸吏也式之長者口不名人過故世莫聞知人謂式之美而碩法不宜貧若者豈復有宴態歟式之且死猶手柳宗元集語漢徵卽數言可千古予爲式之立傳已多乎哉

陳北溟傳

公陳姓夢龍名字雲卿父曰東溪翁東溪翁次舉公且長而從伯子光祿丞賈荊襄間嘗十年不得歸公獨與母居負笈游經人師碩然有拔起之志經人師

多器董公神廟初廷詔慎簡黌舍生縣不數儁公弱冠甫應童子試輒見推擇每試輒高等丙戌援餼甚爲房御史所賞識署其牘曰秀鬱敏絕之才意殆不與人共生活時以爲知言比試棘闈輒鎩羽南還意弗少動無世人一切牢騷不平之態浮沉久之法得里選隨太學而公適有疾疾復靡連不可止意晏如也壬子子一中又以文高首薦於熊御史而公乃沾沾喜曰吾有子足慰吾父泉下故亦不負哥兄襄者見推之意矣蓋其尤光祿行賈時自謂制舉一道當

讓吾弟云初東隱翁　負而嬴未析箸債積楚岷中如山如海公無所覬東隱翁晚歸視公公褰裾泣留翁亦欣然就公養不復往而光祿亦時時輦湖襄債物抵吳中與公券公執券收責或爲牙儈籠去都置勿較即公自以其貲券人人勿償公亦勿較也故嘗語人物之去來各有定數即其負我不願償者皆有物使之光祿聞知輒大喜曰弟懶不足與謀乃其天性踈財真伯仲矣公性沉靜寡言笑容止端好隣女嘗登墻窺之意相追公守禮自衛絕未嘗有子弟之過

生平不妄與人既定交終身不易同志者造之輒命
奕爲設廣床大被留連竟日夜或憑陵大叫亂呼五
白輒解橐相與人曰某嘗負君忘償君獨償人耶公
大笑曰是亦數也張子曰予嘗弔唐生允元之喪問
其子樸殮事皆由陳公即其子之娶婦亦由陳公也
或曰何獨爾哉隣人焉其者死無殮孤童無依皆公
身之矣予少與公善時椋王孺和過之見公讀司馬
子長書所爲八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
七十皆手自抄寫朱黄爛然亦時間落予錯綜縝閒

有月旦人者輒曰君無然故嘗相與歎服其爲學必長者然不如吾友夏士琰知之特詳公嘗師事陸憲副憲副既貴又命其子其師事公曰此真吾輩人其後憲副守荆州而公以便道懷刺入謁執弟子禮甚恭無所乞即公家桴筏相望湖襄間可居間就便利公弗乞也蓋其厚施嚴自治類如此

李季膺傳

李季膺者故崑山儒家子名文翰早歲喪毋毀瘠如成人祖某憐其清慧字翼之多恩勞稍長令就塾師

學多兼人之悟同舍生數十輩課無先季鷹者而季鷹故不肯競學鬭躍馬鬪送蹴踘樗蒲粘竿面具之戲則色意飛悅懷其課遣去時梁伯龍風流跌宕推明音律而鄭笠唐虞陳梅之徒諧節相高吹管相逐稱里中絕調季鷹聞之更大喜時從花陰月底竊竊聽之遂盡其聲諸人聞知爭相迎致曰爲後來之雋不與他徵逐等伯龍嘗語人昔人以純梁激越爲此道拔萃政不必然如季鷹嫵媚故當獨步季鷹聞之更大喜自負也當是時以筆場中雜推盟主壇樹歌

筵非季鷹弗歡矣縉紳學士大夫廣宴曲席非季鷹弗歡矣綠鬟紅綃巴童媛子綺縞粉墨三三兩兩之場非季鷹弗歡矣而季鷹性故亢急解者與之非類者拒之閫高門折柬之召則蹙額而謝不遑或辭以疾即强之去低頭默默都不得一言見僕夫整駕如檻猿籠鳥飛走不暇嘗喟然曰天許我作散人人又知我散而與之奈何相苦以不欲聞之事相責以不能堪之禮哉聞者信其誠即時有觸忤不深督過云行年五十猶復彎鞍作便捷態與里中小兒爭道疾

馳或偎紅促坐輒殫其聲歌相笑樂人或請之噤其口走矣季鷹飄鬚瘦骨修潔自喜雖敝服荊履多不受塵滓四時之薦必掩袂爲孺子泣即歌舞相邀不更日痛其母之不逮養且念祖恩深至也初歲問渡桃葉訪冶六橋弔貞娘蘇小小墓自詫骯髒俠骨終爲情死後登天目縱觀苕霅諸勝處聞衲子悲修淨土兩瞬翕翕然夙夕誦法王書矣張子曰予與季鷹游甚久知之爲詳即季鷹自謂散人乃好揚人善而曲護其所不及於今世未數數也而世之論者槪

許其去來自恣夫誠去來不自恣乎則散人者無貴矣

石廩山人傳

石廩山人者予友顧僧孺名遠世居崑山姓陸氏數歲時秀外巧倩髮鬖鬖行里中顧太公一見奇之請於陸翁祈冒顧姓已試爲博士弟子遂姓顧氏僧孺爲人倜儻自喜謦欬過人一目兩行俱下輒成誦雖傾盖之談造次之靣後數十年語及之歷歷如指諸掌里人爲之語曰莫愁忘問周郎周僧孺小字也十

七游膠庠舉止翩翩吐詞矯矢絕衆識者艷之謂旦夕且摩天去竟不大售僧孺彿揩于懷曰吾觀諸弟子操三寸管取功名富貴如拾地上芥豈人事耶夫安用皇皇汲汲爲乃去游于酒人自晨達暮飲不能數合然座有僧孺則人人自得僧孺亦樂與欵浹歡歌決賭無所倦人謂僧孺與人易鄰不復別擇笑不答乃不知其陰勤雅俗而蹤密就之無混者性好山水遇風日清麗足趾不自禁必興盡乃止嘗自恨耳目所際不過數百里間無奇闢壯觀可以自廣語或

及之一往而深其形欲就與人交欵曲周至然絶不
能吐匿心之語以相歡而又不能忍其不可之面向
俗下人人或惡之輒大喜中歳僦屋數椽居虞浦搽
籬畫坐多深湛之思披其户閴然但聞翏翏鐺響棊
上湯臨川詞譜丘毛伯文數卷而已年四十自號石
廪山人人問山人子不識廬山安取石廪笑曰吾寄
也吾聞廬山五老峰水簾出焉雪翻雷鳴可濯可漑
吾有田二十畝與湖通汙不可耕將取饒于廬山廪
石漱潔當不令宗雷陶謝輩笑人張生曰子墮地先

山人遂甚乃其游如兄弟然山人好行清夜與予同眉眼如刻吐音清圓觀者爭道呼爲王人爾時自笑我非吾家平子可與游然而果揶者不至矣無何予鬚如雪山人亦斑文籍數卷渝口就間擇地後蹈身無放言斯亦煉剛繞指之漸矣石廩避愚豈爲是歟山人初名啟麟更名遂予戲字之遂公不果行嗟乎遂公故石廩山中人也多生前豈有因耶山人欣然笑曰子爲我傳之傳如此

周仲昭傳

周仲昭者故周康僖公曾孫名昱祖曰鳳來字于舜嘗闢凝香夢芝六如雲谷諸舘蓄古法書名畫鐏罍彝鼎號于舜家蔵名聞江左而仲昭與其兄杲以孫童繼祖父之業立意清遠不欲聞齷齪鄙瑣之務除師取友門舘寂然世父汝化愛其婉孌嘗欲抱撫之毋顧不可男偃師公允杰心異仲昭亦憐愛之如已子而仲昭吐詞驚人自舉業歌詩學書語言酬應彈碁動操乃至服御帳具施予緩急皆不令世有一人出其上小試弗售輙負其高氣懷遺世特立之想間

游酒人飛絲比竹嗚嗚自快亦時六博樗蒲馮陵大
呼曰何物豎子家無擔石輸百萬耶當是時人謂仲
昭名家子不觧家人作產事乃不知其情念款曲能
緩急憂患出所藏金相順適多諳習世務者所未及
知仲昭終不自明其德也或有睨于舜藏者心鄙其
人佯爲不知聽之即重累百金飄雲過之矣亡何妻
顧氏卒仲昭窺鏡嘆曰曩者髮未燥讀賈長沙晁大
夫傳謂年踰二十便足了千秌事今我過之更效安
仁憔悴絲鬢巽哉乃徙步走洞庭登七十二峰時携

簾晝臥時秉燭夜游人莫窺其意所向爲祖母喪悲
咽不勝而逝得歲三十有七子演女嫁邵敬脩仲昭
秀目倩輔有志有情嘗師事張子多攝身服勤左右
雅亦不欲令其師作第二人張子曰吾曩者夢見仲
昭不知吾身之去先春館也曉風殘月黯然出涕嗟
乎嗟乎仲昭若在肯令此一寸心默默無與語耶作

周仲昭傳

梁園傳

歌曲之稱崑山或曰自魏良輔始其後爲梁伯龍氏

伯龍之裔孫曰梁園者字雪士生不及伯龍時而好傳其聲又廣而求之吳興茂苑之間集諸家之要或曰其原本出王問琴氏問琴嘗比音于伯龍伯龍稱善雪士以此自喜故事歌曲唱字而字韻悠揚曲折不離其毋後稍唱韻而遺其字遂爲聲病雪士知之轉氣於喉徵若絲焉發若括焉雅與字合而悠揚曲折之用時騁而不能束識者知其氣之不長也人或尤之雪士曰吾師固嘗云爾久之而人服其得字無誤謬焉客有稱張伯華善簫者伯龍嘗倚歌和之而

合則又去學爲簫而簫善或稱笠翁史云雪士貌娟好
便體而青髭髮可長八盤被服縞素良辰清夜扶路
唱樂兒女子知是雪士爭門觀之而花陰柳下無弗
願私雪士者嘗從一妓遁去委頓而歸又一妓挑之
載與俱五年弗能返其友人訶之然後歸而雪士私
其友曰吾故有慧劍能隨魔軍否者且詛汝矣其友
大笑雪士亦大笑雪士于少年游無所不習而雅好
自飭平居泊然多去炎而就澹頗爲有識者所推許
四方家士過崑山多問雪士安在願與俱游顧獨不

能忍其决賭之好毋握觀呼盧叫囂四顧即不持一錢故自有百萬之槩諸貴人多邀雪士與戲對局輒迷常震慴雪士益以此自負即露肘爲之勿厭也雪士父京毋朱甚憐雪士雪士亦謹事父毋有至性即處軼樂不忘内顧憂父劾惡欲捷之久乃稱其孝感里亦無閒言者嘗累月持齋素爲父若毋懺劾謁武當巳忝補陀誠苦自力非復騷人雅士所堪而雪士自以爲得也旣疾亟薰沐持誦不輟有歌者張朗季按拍徵吟其音如髮而氣且不屬矣得年三十有五

初娶黃生子二人黃死而以其一寄養陳氏再娶徐生子女三人雪士泣語其妻即不諱勿以黃白累我父母可盡如外寄例聞者悲之張子曰語有之蓋棺論定其梁雪士之謂歟夫雪士所謂閭巷年少其行事近無賴而誠心爲質與物多情既死而人争傷悼之也即其所持聲歌之道於時論未必盡合然精之所注人莫能揺豈淮南王所稱瓠梁之徒歟而後亦不失伯龍氏之苗裔也雪士嘗元旦禮雲棲述其告大衆之語曰但持慚愧心只一句彌陀可了雪士爲

父母将兒甚愛人或非笑之聽所憾語多及其所與游嘗免雪士于貧阨者涙蘇蘇下斯亦不昧因果進乎道者哉

沈親傳

練水徐孺穀作青樓傳載沈親婉麗狀頗肖然不能道其情念所鍾又不及其憤鬱以死予嘗少之壬子冬夢與親別既覺涙痕熒熒枕席間私自恚曰樂天有言平生憶念消磨盡昨夜緣何入夢來因歎紀其始末親姓徐氏嘉善人父母蠶桑自給有餘綵生

子二人後舉親八歲時母嘗携親水側眉髮如儼膚凝脂瑩白可念有沈嫗從舟中望見親注目良久佯呼徐母與語而私自念吾在風塵久未見此娃趣語其夫儐何居也夫曰敬諾乃厚自秘詐言賈絲嘉湖間而時時候伺徐母在箔代母抱舟去復來來則繫桑下如其家或飼親飲食都無所忌一日有相人相親兩睛爍爍顴微起法當夭離父母乃免徐母信之不知其嫗謀也時以親寄卧舟中嫗亦如禮倩媒妁居閒抱爲女往來無期後不復至徐母使人踪跡萬

端數年始得嫗處亟馳往至則親已及瓜破矣親見母相持哭甚哀而目游窗牖間恍惚久之曰履聲不惡當是可兒偵之則一美少年慕親來者也親既美艷定情後益復柔婉目光爛爛不住所着皆述嫗又藉親聲譽選色徵歌鮮衣華屋桂壽長福之侶鶯喉婉轉翠袖翩翻居然平康冠而一時蹴踘樗蒲鬭鷄走馬之伎三三兩兩曳踵雜遝親所當意輒取纏頭錦爲客嚴飾去不愫懷每花辰月夕雨窗張館或援琴而歌或凭床而繡或臨池揮灑或接膝手談焚頰

徽丹凝眸睇遠侍者知其念所之矣嘗讀陳史遁與
意會不覺推案起曰何物小孺子堪作男后脫不幸
與此郎同時即爲女主不恨耳有貴勢人聞而悅之
使人百計從史求尃外倖親欲邀其庇借以辭太賈
佯承之念不在也有某生者知狀不履不衫隔花溪
躍馬故作猱捷態親私挑之趣婢邀秘曲房與通輒
累晝夜嫗知逐婢自是忽忽不怡眉宇鏤鍾形懶神
媛常不知其肢體所在嫗怒白之官判與生絕以黃
金十鎰裝枕中貽生訣曰因緣未斷後會可期所幸

我食君鮮君曉我愛後亦不復念去混跡梨園中以品序人物而一時潦倒樂工亦未有當親倖者小有嗆未愜則顧司馬王京兆梁山人曲爲償護毋令嫗知一日親方與諸伶戲冠玉履珠蕭洒絶衆忽然失措男粧女儀或曰此徽服冠者前某生也久之親忽遁去有官人重親手談親與決賭令青髭數輩視目送未幾置子錯亂且三遺矣自是廢行無定嘗過故居唏嘘桑下其後遂不復見或曰親獨身走吳興病且死而是時臨川所傳杜女還魂事方行江南親覓之

而泣至游魂散花歌曰莫道重泉難再晓也須深夜散花来遂瞑或曰覩死茗溪其養女沈昭云病居士曰湯先生言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良然予知沈文卿久直不難一死以酬其急急選才之念竟於憤欝無聊悲歌自絶才難不其然耶當文卿時江南與于婉艶王季昭用尺死白生以婬豔然季昭多愛貌似當家白生有爲而作文卿方之其大性歟其天性歟

丁承祚傳

丁承祚者沈氏子或言其小時清慧丁漳南使人抱撫之遂冒姓丁氏性健捷行如脫兎雖複闤闠之間屐膝駢集便體過之人無知者遇摴蒲蹴踘弄丸走械之技無不奮臂拏攫跳躍其傍拉與戲不進左右袒而已每深夜被酒輒罵人其聲函胡都不可了聽久若一方里之外或好風良夜或雨霰淒其漏斷人静恨然有聲知爲丁承祚罵人也過者避匿或彷其聲戲相酬應則恚罵愈甚或其人佯怒趨之輒避其

尸而罵搤拳嚼齒撼床裂席頃刻若無所容久之漸

解已復大罵如初鷄鳴喔喔曾不少疲如是者三十

餘年而同里之人不深詣過小兒不怖即帶夢聞之

亦勿啼當大罵時或望見其所與游稱謹厚者輒屛

息簾間久之乃出罵如初或曰其隣人習爲故常即

三十年間曾莫名其所指之事所恨之人與其所游

處取醉者或曰承祚意有所恨即恚罵無常其所指

者一人耳故人不甚怨之或曰其罵無言但盡吐其

忿恨不平之氣于人無所觸徒冷不知者笑而知者

憐也承祚與兄劉垣而處其地漸縮乃至弗楹几席瓶罌都空無所着出不施扃鑰則隣人爲守之雅無寒儉窘蹙之態所衣澣布衣楚楚自蔽或廿年不更爲故有子貞事承祚甚孝承祚醉恚罵貞輒長跪床前候伺色解進所嗜即承祚酣寢勿敢自逸貞死而承祚罵人時始蘇蘇頳涕矣張子曰先輩梁伯龍呼承祚阿丁一時同調者皆呼阿丁丁唯唯惟命尋聲而氣下也毋其衷有極隱大痛欲殺欲劉而不可故以罵消耗之歟承祚故快人年少所歷多華豔可喜

之場無隱過生平不造貴勢人夫其中亦有以自信者蘇子瞻曰吾喜皆可作佛事承祚即罵人猶悔於心哉承祚與予同里所謂見謹厚而屏息籬間者予其一人也

秦原素先生傳

秦原素先生者名沖玄維揚人也生有異骨好談說神仙沖舉之事既數歲遁去凡其有物色以歸閩墅中意甚獸苦之指所授裘語人曰此名利之鈎餌也即辛詩之秉良刺肥白首羅綺能常住吾七尺乎久

之復適去兄某者意欲聽之乃擔簦躡屩變姓名
徐式山亂走萬山中遂遍遊齊魯燕趙吳越之墟遇
行者于塗意所屬輒下之然慎擇所與遊不投分而
諸行者樂其坦廓都贈萬金良方乃去嘗入天真山
棲茅君觀賣藥自給而所活人無算得鏹甚贏乃多
買松檜植之餘鏹紛委裝橐棄之而去兄某者入山
訪之不值或遇先生吳中俯數十過侶布袍草屨坐
上座諸人若委分而棄學焉有一人頓瘠氣悝屬而
淒埼童若俛首視先生州先生所活洛陽貢士劉如

野既絶而踰後登春官茅爲吏部郎者也郎嘗題書
招先生先生一往請與偕不許請路符行之又不許
曰何有道人乘軒過長安不令府中吏望見而却走
乎與我獻鉤餌而之萬山意云何矣遂去後不復見
或又遇之崑山佛寺從數輩大賈奕諸大賈禮事之
如事其師有客問輒不荅曰問之師非其人不妄傳
吾視此世界無可傳者而人始知先生亂走山中時
蓋陰以求天下士而後不知其所從得之者也久之
間往入眞則積翠如幰蓋數把而贏先生徜樹嘯曰

仙乎仙乎遂望崑而返而其兄某者已老壽無子趣語先生即子來冲舉而已絕人道如秦氏何先生面而許之娶婦頋遂生子崑山人或問之笑曰有入定十五年而耳聞嬰啼者既娶生子不復聞嬰啼矣凡吾所以為此者數也先生所藏書甚多子誠燿能讀父書傳獨居奉母有孝行

論曰余識先生佛寺中遂从其為予言如此先生癡顏方顒不爐不扇坐必鍵其室予每偵之竟晝夜不欬嘗問先生默朝之道若何先生笑不應又嘗夜起

侍先生時盛暑擁衣冠而佛寺大樹而坐有燈光照耀樹杪杏葉通綠緋衣人相問坐不知何祥也予亦莫敢問先生或曰此其滑事之時耶癸丑之歲先生念予弟世長再過草堂面如渥丹髮差白先生亦自云吾老矣畢某者與先生交而善故常称之一日趍洗更衣入樓遂脫其子亟趋呼之聲出中黄三呼三應先生語予曰此所謂尸解者也猶謂此世界無人哉

徐敬泉先生傳

公諱勉學姓任氏世居南山福德里父應魁母徐氏
大父盛以學行名于郡校學者宗師之兄曰益齋先
生益齋先生撫公嚴然甚愛有所剖析必詳首尾公
亦致志而稟學焉隆慶丁卯舍旁醴水涌出而公適
隸學官弟子員人曰祥也故自號敬泉公性端重面
微赤紆步詳視衣冠儼雅每從同舍生就博士廨進
退盤辟不失尺寸同舍生呼為黑任公黑任公與人
易不務高抗斬截而終不能雜其異已者人愈嚴重
之飲酒談笑意氣豁如也母徐且老室于状公謝酒

人遊謹身奉母嘗籠畫眉鳥而母聽之順為解公輒
雕其籠加幔焉鳥亦盡韵而鳴子母相顧而樂其實
天性好之有鳴癖也所居墉隙簷際多植名卉及期
爛然奉母歷寒暑勿間隣人失火將及公公破烟焰
入負母以趋為設厚裀寍母撲被覆之啖以藥餌而
後旋入焰中取所籠二鳥而二鳥不傷子母咸笑餘
無所問時母年九十公亦六十餘矣母亡遂不復籠
然時從茂林修竹聞伊嚶𣪊輒低回留之或偕一二
同舍生婁斟斗酒欣然竟日公好閒居不喜見女嘗

襍之事對子弟兄拇衣冠居兄別室獨宋姬侍姬能順適公意故公安之旦起姬問寢嗜兄癬而後進而公亦拇衣冠坐匕筋盤匜不適不御也然宋姬侍公二十年無弗適者公亦未嘗與姬並案而食人或問之輒曰性也已而自笑曰吾力不能對妻子奈何然若若者閑人于阱而吐其心之所不然大冠如箕直土苴視之矣吾是以行年八十而無憾于懷公欲性中上所噉不下少壯人已乃大縮姬恐舉問公公笑曰日涉日損時固爾爾所居小軒公寄傲處也㢟列

大盎植芙蓉盛開公昂首視之甚歡已折置膽瓶命酒酒不入會女孫從外來公飯之粲然曰偶歲之遂不及晝亡何竟瞑得歲八十有一公娶浦氏子一人啟元細瘦有文早卒孫天錫張子曰余與公為五世遊退考遊籍無五世者獨公一人耳然與公晤不甚數獨 顯皇帝己丑庚寅之間時集與鹿園談笑甚劇既去不復見丙寅初夏楚楚造予問所御曰 穆廟初物也吾爾時如揖晉漢人幾欲從公問都邑矣公既歿而朱生為予言公家無譜先生宜為之傳嗟

乎予傳亦何能盡公予猶憶公平生莫逆之歡多貴
執既老都不及其所與遊即公固可知已予自少從
先父見益齋先生談易論語諸子綱目鶴林玉露諸
書夜分疊疊能盡卷不錯一字又所聞感激凌傾陽
事惡其不良于宦而絕之氣甚壯而惜乎不及詳也
任之孫于崑者三桃源公泰進鄉公臨皆與益齋先
生同時獨先生不得一第以老而後皆寥寥矣天錫
能述父事安貧蓉晦夫所謂不于其身于其子孫者
耶顯微之際不能無累嘆焉

張大夫四十小傳

大夫守紹興之既二年郡理翔洽時有閒忩于大夫者大夫亟告歸朝省中憲公曁李恭人便掃榻聾字擁萬卷自衛有終焉之志中外人昌言于朝謂大夫宜以時出不得久自高尚大夫笑曰用之則行吾知之何煩擬議耶嘗經營群籍竊竊爲二十年規客詰大夫將有進大夫語客曰吾每怪人言慶爲遠志出爲小草以此兩名者爲有識列𨒪不必然十尋之竹達于句萌無涯之智耶之冲慧彼兩名固一物耳晉

人不樂莊語遂愚後生而不惟其旨之固遠也小草
正復難又曰觀書之要必以孟氏論世爲宗蓋必論
其世然後可以知其人楊馬班劉李杜韓蘇之徒故
有持論甚偏而原本歷然不可易者當其世也世輕
世重安得以今人之意叅之而槩云有善有不善耶
古人孰有故是學病[illegible]人[illegible]無雕刻咫尺其出也則
誠小草而已矣吾曩者誦數十萬言自謂了然心手
今覆視之而有未必然者非識長也昔舉業而今古
文詞是亦當吾之世異也故孟子必曰是以論其世

也客味大夫言不發詞而退大夫神情朗悟氣宇沖
淵嘗語人曰浮生之用無非知見所貴抉微而出盡
臆而思要之不離正當者是蓋正則有體當則必行
天下國家可均也獨文詞乎哉初試刑部讞決中州
寃民盡活出守紹郡政宏大綱不存小察其歸也角
巾故里門無雜賓聽其議論之弘辯矜慎盡撤退廢
寂寂閑若無人披其室其人斯在張子曰予謂太夫
古今二業信文章家有總萃云彼其靈室美秀經遂
而常處不競之地殆如見其爲人矣嘗把酒相娛樂

神理橫流或在耳目或在言笑令沉鬱頹侍之氣無所不舒久之而謬以予為真可與語也將有紀焉朱漢徵曰大夫今年四十為之傳則何如予笑曰為大夫四十而傳者早為予傳且以異日者恐予已老也作張大夫四十小傳

兩生朱公傳

兩生公故陝西按察使敦厚王公之裔父[illegible]母[illegible]氏生公六十四日而里人朱翁[illegible]無子抱公子之故遂姓朱氏諱應科名開贊較開嘗自號兩生人曰公號

兩生豈亦其有感與公憮然曰吾之感可勝道哉父
提呱呱孤繼朱氏周一歲而朱母舉弟□乳絕則育
于朱大父□公□公與朱大母乎翼之備諸恩勞稍
長而大父沾沾喜曰是駿爲吾家兒家用饒且駸駸
見頭角豈朱氏待子而立耶十歲就外傅傅不領十
五學爲干時之業三易師而業就滚滚不自休遂用
以隷博士之籍當是時朝議裁格每三歲升于學者
十五人耳我無所緣而侥得之心不以爲倖遂告請
句曲計得一當以報朱翁遠述敦厚之緒而配金氏

者死〻矣歸提孤女煢然久之再娶于徐徐撫孤女特
愛晝必設脯而身御柔茹以爲恒然吾固不欲自怠
于學呫嗶益勤而大兒[illegible]遂用以射主司之覆偕計
吏上春官而吾猶恐其逾也郎公正不欲發憤云人
曰郎且貴公可以報朱氏矣如水木之義何公泫然
曰固也猶憶垂髫時嘗過王氏許甥舅相呼也吾固
不知其爲吾家蓋聞之舅氏而私心隱隱痛焉然
非朱氏大父母吾何所恃以有其今日耶聞者色動
以告其友張子張子曰吾聞而生庭訓蓋有三事焉

要必以心術爲本其言甚大當年朱翁繼兩生再擧次臚兩生之勢中立矣朱太公以其家羡饒而苛之斯不亦知兩生哉士伸于知已忍去之耶然聞兩生爲朱氏存丘壠經營良苦即其子已貴雅不與外事相閔而厚施王氏王氏子都待以擧火斯豈負丈夫胸懷本趣乎兩生秀目方顧長不能滿七尺而毅然有異人之氣遯以出之識者謂爲今之古人云子三大受今乙卯擧人大賓大良皆能其故業女嫁

氏